

二十一

理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一

乙集

行實

汪古逸先生炎相行狀

趙東山

先生姓汪氏諱炎相字懋遠自號古逸民學者稱為古逸先生曾祖冲  
 祖天衢父季安世居新安之婺源新安汪氏繇唐越國公華始顯大中  
 間有道安者自歙州兵馬使充婺源鎮都虞候生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瀆柱國初自婺源鎮將徙三吳鎮因家  
 于上遊十里大畷今大畷汪氏皆其後也先生幼有奇志然短於記誦  
 常以堅苦自勵至忘寢食遂於書無所不讀鈎深探賾洞極淵奧雖素  
 號博學者蔑能加也其學淵源六經得程朱性理之要於言意之表取  
 朱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采擇羣書發揮微旨每有得則疏之不  
 汲汲於成書長身脩髯衣冠甚偉動靜語默進退之間超然不隨流俗  
 巧利鄙詐之士聞其風而意消見之者莫不悅然如有所失也宋大學

新安文獻志

卷七十一

生孫公嵩元京國亡歸隱海寧山中杜門賦詠鍛苦鍊枯淒斷淪絕以寄其沒世無涯之悲先生早從孫公遊亦善爲詩遂絕意當世婺源有江君凱伯幾者許公月卿之客也許公者宋名進士國亡歸隱婺源山中制齊衰服之以居奇江君歸以其女故江君亦不求仕而獨與先生游江氏所居號雪石有澗泉林木之勝日與先生徜徉其間賦詩飲酒上下古今抵掌劇談以相娛樂世或比之古者山澤列仙之儔以爲非今之士也然先生雖老矣猶不廢講學時海寧有陳壽翁先生方居家著書嘗請先生所注四書觀之先生與陳公初不相識即盡送其書陳公所且告之曰平生無他技能惟不護疾忌醫是所其長千萬不必致疑於直言也時先生言近七十猶求益不厭如此陳公每誦其言以勵登門之士先生教人必使循序而進去華務實勿徇虛名於古文章得昔人用意深處每指其律度繩削以示人而戒毋輕作其自爲文奇而有法詩微婉適勁亦時出於悲壯激烈云先生早喪父事母孝每先事

周旋常恐少失毋出一言奉之唯謹家常不足於食然自視無可爲者教授之餘未嘗有所計度或反關不出動十數年然時節必力致美希膳以奉其親雖老不怠太夫人年登九十若忘家之貧也至元戊寅夏四月先生寢病呼其子淮琛使具蔬食菜羹既設整冠起坐稍進飯啜羹置筋謂淮琛曰事死如事生祭不必豐羹飯之謂也言訖反席正身斂手晏然而逝是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七十八歲取江氏子男三淮琛照乘爲弟禹玉後棠金蚤卒女適詹某孫男三藥樹琪樹芳樹先生卒時皆幼所注四書集疏未脫藁詩文多散逸不存淮琛嘗刻詩五卷于家同郡方公萬里見先生所爲詩輒歎曰不意吾州復有此人巴西鄧公善之與孫公有世契憲江東日行部休寧求孫公已捐館因得先生所作賦一篇及他文曰此柳子厚之筆也又有傳先生詩數十篇至江西者蜀郡虞公伯生見而嘆曰此豪傑之士也山林中乃有名作若是者乎其爲名流所稱如此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稱天下號東南鄒

魯宋亡老儒猶數十人其學一以朱子爲宗其議論風旨皆足以師表後  
來其文采詞華皆足以焜煌一世國初訪祖長卿貳令星源自許公而  
次如胡公濟鼎吳公遜翁者無不得而友之而滕公山臞方爲主簿故  
家承平時所藏諸公文翰最多訪嘗撫卷慨然以生晚不見前輩爲恨  
及從先生游然後知先進之士所以不可及者其立身行已流風遺韻  
莫不皆有所自云先生之沒從孫處與淮琛來謂訪宜狀先生行訪謝  
曰嘗聞錄賢者必詳其所終今窀穸之事猶未有期也幸而克襄其何  
敢辭後十九年處始克買地於同里黃荆山高路之源奉先生柩窆焉  
而以書來告其事則淮琛之死已踰一年矣嗚呼以訪之不肖其能知  
先生所蘊而稱述之邪若先生卓然上友千古則有不待學者之言而  
有不亡者矣姑錄其梗槩如此後有君子尚克表章之

元故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程公崇秀墓誌銘 陳子山

公諱榮秀字孟敷姓程氏世爲徽州休寧人程之先有梁將軍忠壯公

靈洗以忠勲賜廟食遂爲一郡著姓子孫散處南北若河南二夫子亦  
其裔焉忠壯十四世孫漢唐季爲歙州都知兵馬使子南節自歙黃墩  
徙休寧陪郭五世孫全宋季爲開州團練使駐池州時伊川先生子端  
彥避亂州中因相通譜全生先生求奇又徙邑之小東門永奇生瑜  
仕爲將仕郎瑜生仔仔生伯祥伯祥生圉公所後父也端彥仕爲會州  
司戶參軍生江州德化丞賜暘生徽州直學謙之與永奇同師考亭謙  
之生將作監丞源源生宣州倅振孫振孫生志學公所生父也公既貴  
贈所後父爲奉訓大夫中書左司員外郎飛騎尉追封休寧縣男所後  
母鄭氏爲榮陽縣君公生而愿慤不凡有至性事所後父如生已自求  
奇從學朱文公子孫以詩書世其業蓋仔從竹洲吳公伯祥從秋崖方  
公圉從虛谷方公皆知名一時而公亦以童子遊虛谷之門宋之迄錄  
也虛谷以睦州內附將致公仕版公心薄之力辭云從婺源山屋許公  
受周易許公奇之學成而歸以講授爲事每自謂伊洛之後從遊考亭

非程朱之書蓋不之好也廷祐中學士鄧公文原持憲江東廉其名以  
教官舉授建康路明道書院山長公爲教率先行義後課試尤不規規  
于錢穀有餘即以整濂洛之書正譌補缺梓本多完學者翕然服其教  
以累考合格升平江路儒學錄再調嘉興路儒學教授所教一如建康  
而於風厲學者尤力蓋於二邦請部使者復新范文正公陸宣公之祠  
訂正其遺書裒集其祀典爲景行錄以傳既而以內艱歸治喪不用浮  
屠法又以朱氏禮出文公既沒之後中多未定之論復取文公言行之  
有涉于禮者爲翼禮以傳服闋除饒之德興簿未赴江浙行省以遺逸  
薦于朝授江浙儒學副提舉蒞教之日芝產於庭當是時吳興趙公雲  
石貫公方以詞翰妙天下往來浙中公獨不一詣之且語學者曰儒者  
經史中自有樂地不願汝曹之崇此葩藻也久之提舉闕員以薦進補  
而公自以年邁乞身舉婺源胡一桂四明程端禮以自代遂得致仕云  
公之爲學一以治心爲主所至必捐四箴及敬齋箴于壁以自警居家

接物動師古人服食寢處悉有常度論當世事利病繫然可以有爲而  
位不逮德識者惜之諸經子史悉有記錄朱黃所勘動數百卷多發儒  
先所未發詩章文字絕不經意然興到有作亦渾厚可傳專工者反不  
能及屬續之際神氣不亂正襟危坐命筆書謹禮守法四字付子弟而  
逝春秋七十一歲至順四年十月八日也娶劉氏克相君子封彭城縣  
君子男一人曰文貴今饒州路德興縣銅冶場提領以卒之年奉公葬  
邑東程家原久未有銘之者文貴乃以狀託邑士趙君沅來屬予嗚呼  
若公可謂通經學古之士而無忝其所生者矣銘之爲宜銘曰

嵩山巖巖四方之瞻於赫兩賢靈秀攸兼閩海洋洋衆流所匯匪鴻一  
儒孰顯其晦有美程公學優行醇發跡于嵩私淑于閩分誨三庠總教  
諸路有來諸生一尊築度明體適用宜大厥施孰其尼之乃止于斯  
撫高原獻兆孔吉水擁山環永固玄室彼其之子式此墓門惟朱之徒  
惟程之孫

新安郡婺源王氏其先太原王也吾友堃翁字太古唐巢寇之亂遠祖自歛黃墩徙縣之武溪修撰愈提刑汝舟大監炎皆此派大監與朱文公冰炭然書解盛行徙上寒徙桐川五世祖字顯道富而好施識架閣汲古周公正妻以女汲古果登第高祖某曾祖某祖某字季武號松川先生好義輕財年九十不疾卒父某娶周氏汲古曾孫女年五十卒再娶董氏太古幼好孫吳說不屑於學弱冠大悟閱經史子集攷制度曆數工詞章詩學韓昌黎晚嗜易許公月卿吳公覺異之先儒論易陽實陰虛太古註獨謂天氣運地形停陽虛陰實似以迹言自為一家之說與當世無甚合者而堅執其說終身不變許公月卿嘗為之序如浙東從按察胡公紹開遊介之江東見御史中丞吳公曼卿或謂中丞已遲其易然終亦不果行年十七喪母號絕年二十八遊郡之黃山館於孫氏跨其所愛白驃覽即銘而虛之主賓忘言足迹徧東南江浙皆處以

鎮江學正謂此職數十年亦不至執政棄弗顧而歸大德二年戊戌徙上章半舍許扁曰行易大從學者其夥嘗登上章嶺欲亭之曰東望舊居西顧新廬酌酒賦詩挾易自娛足矣明年脾疾赴柳城齊侯英之招授其子易數月又明年庚子秋疾大作八月生孫以祖孫同庚子名曰後庚謂侍疾者曰後庚既來先庚可去卒年六十一閏八月十四日也踰月後庚亦卒娶同郡俞氏孺人先四年卒年六十子祖念祝自胡氏弟可翁女弟恭嫁郡士俞騰龍孫女黉賓庚池卜辛丑十月某日葬于上寒與孺人同穴祖念携行狀至武林回刪其繁銘之祖念年甫三十一文雅雍容太古家訓於斯見之銘曰嗚呼太古身今心古止爾終古

汪幼鳳續志云王太古號太古遺民隱居教授書無不讀必推本始尤潛心易學以其所得之說述而集之見易篇極卦畫象數之所由然

而皆本於河圖洛書自然之法象其言曰嘗觀于易意契者皆見九宮

宗五則象數參互錯綜離合縱橫濕燥草木逆相制形以萬象

往不通則知伏羲畫卦河圖是乾乾先下重奇太陽金生艮坤出水數

六太陽為詳故天多於南川澤注旁崑崙亥地地厚朔方雜震少陰木

之亦異故履父火少陽故大明未徹陰解雷行陽破涼風月孕西光

曰先天為易綱又見洛書出十數五五位得合生成族聚金火變至

涼秋炎夏周易之男女當柄父母以老遜于野坎降離生中氣遂  
子午左兄司木春生陽初右姊秉金秋殺陰未是取巽以陰消和  
四序以重剛不違父長累則坤艮何漢孔臆說豕亥魚魯二劉附  
慢侮餘歷千五百歲有易如日月弗覩今質古沿委迥原於此  
是誠衆說復本易戶門不顧鬼言證今質古沿委迥原於此  
圖分方圖斜以同後昆亦足自娛樂何必後世于雲其自序如  
已前且援列樂冠子華子乾鑿度與黃庚經之辭以證劉長民九  
周易分註長辨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傳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  
立象以盡意說易而不可以象捕風逐影者也先儒取象於說卦  
知說卦出河內女子所獻與秦晉並傳得失相半先師文公曰易  
爲筮作其曰皆依象數以斷吉凶遇今放諸經爲儀象卦爻取用  
象數大畧可知其取象有取用一畫之儀者有取用二畫之象者  
三畫之卦及互體積體覆體者有取用六爻之位者傳曰變動不  
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所適此互體積體覆體所  
寓也觸類而長於易煥然又曰彖辭爻辭各有象占有象無占顯於  
院計其時有司具書開故本府以先生所註易進朝廷翰林院國史  
說之學可謂前無古人者矣其華後雖子孫亦不知其說  
定宇陳先生櫟墓誌銘  
揭文安公

定宇陳先生櫟墓誌銘

揭文安公

聖人之學至於新安子朱子廣大悉備朱子既沒天下學士群起著書  
一得一失各立門戶爭奇取異附會繳繞使朱子之說翳然以昏然朱  
子沒五十有三年而陳先生櫟生於新安生三歲祖母吳夫人人口授孝  
經論語開釋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爲人  
師二十三而宋與科舉廢慨然發憤聖人之學涵濡玩索廢寢忘食貫  
穿古今羅絡上下以有功於聖人莫盛於朱子懼諸家之說亂朱子本  
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餘數十萬言其時朱子者  
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引而伸之其所未備補而益之於是朱子之學  
煥然以明方是時唯江西吳先生澄以經學自任善著書獨稱陳先生  
有功朱子凡江東人來受學者盡送而歸之陳先生然吳先生多居通  
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學遠而彰尊而明  
陳先生居萬山間與木石爲伍不出門戶動數十年故其學必待其書  
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先生可謂豪傑之士矣先生

字壽翁其所居堂曰定宇之堂其自稱曰東阜老人唐之季其先有諱  
禧者自桐廬辟地新安居休寧之西三十里藤溪之上世多通人顯士  
今姓其里曰陳村云曾大父諱伯全大父諱慶大父諱源長以春秋教  
授先生孝友剛正動中禮度不以勢合不以利交四方來學諄諄善誘  
延祐賓興有司逼迫就試既與貢當赴春官稱疾固辭其學大抵以朱  
子爲歸其所嚴事曰黃常甫先生所與游曰方公回曹公涇以元統三  
年甲戌二月十有四日年八十三卒後五日配朱氏七十九亦卒皆無  
疾其卒也即初昏之月又以是月癸未合葬所居之後先塋朱氏有賢  
行家政無鉅細皆身理之不以勤先生先生得專力于學亦其配之助  
也子男二照勳孫男三楚圻基勳圻先卒女一嫁程怡曾孫男一鑿明  
年其孤以其父之執汪君炎相所爲狀介其門人朱繁請銘銘曰  
先生之學既博而約先生之行既專而靜不爲利疚不爲名高數門空  
山與道遊遊其書孔富其後孔茂八

胡雲峯

汪路教

胡雲峯炳文字仲虎婺源人父斗元傳易學於前進士朱洪範日玩一  
爻七日通玩一卦周而復始授徒五十年嘗謂乾專言善性也坤兼言  
善不善性情也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自號曰齋  
卒門人俞洪等私謚曰孝善先生炳文幼嗜學年十二夜讀不輟父好  
恐其成疾欲止之乃以衣蔽牕隙終夜默誦既長篤志朱子之學上溯  
伊洛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曆術數靡不推究四方學者雲集嘗爲  
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其族子凝爲建明經書院以館四方來學之士炳  
文歸署山長爲課試以訓諸生成材者多再調蘭溪州學正不赴卒炳  
文集諸說參正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子所注四書用力尤深餘于饒  
魯之學本出於朱子而其爲說多與朱子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  
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  
盡之蘊於性理三書朱子啓蒙易五贊皆有通釋行世春秋嘗爲集解



禮書皆有纂述自以更易未定門人亦有得其藁者又有大學指掌圖  
四書辨疑五經會意純正蒙求爾雅韻語雲峯筆記講議二百篇文集  
二十卷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

畏齋程先生端禮墓誌銘

黃文獻公

先生諱端禮字敬叔姓程氏其先遠有世序而譜牒莫詳所可見者漢  
有海西令曾唐有太子左衛率府曹曾參軍其自番易徙家于鄞則自  
曹曾之大父珍始故今為慶元之鄞縣人按忠宣十二世孫纂纂四世  
公曾社珍珍世孫良弼生振父振父生在孫在孫生立立之子淵  
其歷五代至宋仕者恒弗絕曾祖振父承務郎平江府百萬倉司門  
在孫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鄉貢進士入皇朝贈從仕郎  
祀署丞母王氏曹氏竝封宜人先生則徐氏出也初用舉者為廣德  
建平池之建德兩縣儒學教諭信之稼軒建康之江東兩言院山長  
用考考及格上名中書授鉛山州儒學教諭秩滿遂以將仕佐郎

路儒學教授致仕其在建平興舉廢墜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  
君起宗率僚吏聽其論說且築室赤巖上命其子楚鼇受學焉楚鼇後  
出入臺閣卒為時之名人繼王君為其縣者復倡好事之家為買書萬  
卷覆以傑閣永康胡先生長孺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徒盡復  
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稼軒前賢  
遺迹多為人所據悉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新界院額臺府令有司選  
辟以闡教事學者翕然知所宗仰文宗在潛邸遣近侍子弟來學賜以  
金幣牢醴禮遇甚至於鉛山則新其廟學豪家築屋侵入仍墻父莫能  
正先生白于部使者命毀其屋乃懼而請以腴田二十畝易之鵝湖書  
院之旁有道觀先生偶至其處有驢跑堂前隙地驅去復來先生默卜  
之曰地下果有物驢當復至已而驢果來跑益力乃訪觀主求發之得  
石碣十餘刻群賢像乃為作群賢堂先是平章政事趙魯公及王御史  
理宜舉先生可教國子趙御史承禧舉先生可提舉儒學俱不報先生

歸後郡守王侯允恭踵門禮請先生爲學者帥帥闔及旁郡講行鄉飲酒禮皆俟先生討論而後定郡故有宋丞相史越王所置義廩以助仕族儒流昏喪之不給自先生爲之督視貧者始實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達官魁士相繼周謝先生若有所不樂一日拏舟遊東湖諸生載酒追及之飲于中流酒半酣指所卜葬地曰若豈知我之歸於斯不久也邪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讀之有法吾嘗述之矣真知實踐則存乎其人懋之哉諸生爲之默然各奉觴爲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出久之病加劇客有將上京師者過而言別相與論宋季事媿媿不倦既正冠送客顏色忽變痰氣作醫者以丹劑進先生却之曰不敢服也目已瞑頭微偏門人樂良進曰先生頭容稍偏矣復張目端坐而逝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五以六年正月葬縣東陽堂鄉之陶畧娶潘氏潘爲建平望族先生主教事時慕其賢而以女歸之卒因葬于建平至是奉遷而合祔焉子男一人衍女四人孫男一人循理女三人

蓋宋季之士率務以記誦辭章爲資身取寵之具而言道學者亦莫盛於此時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氏震史氏蒙鄉始繼朱子之學者自晏氏淵大陽先生枋小陽先生出以至于史氏而先生承之黃氏主於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先生素有志于當世惜其仕不大顯故平生蘊蓄果克究於設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爲無功於名教也故禮部郎中韓公居仁嘗學於小陽先生其仕於先生之鄉與先生論議無不脗合行省數聘先生較文鄉闈先生以爲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今多違之若往宜不合力辭不赴其源流本末可槩見也先生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學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明尤嚴憚之人以比河南程氏兩夫子云先生所著有讀書自程若干卷國子監既頒于郡縣學使以爲學法中書復以聞而申救之使導行焉詩文有長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葬後二年門人徐仁文等若干相與議俾宣文閣授經郎危素之

狀來謁銘潛草嘗辱交於先生徵於狀無不合乃併以平昔所知者論次而銘之銘曰

大道孔夷聖賢同趨政體俗裂師異指殊真儒有作乃發其部先生之傳厥有端緒靡亟靡徐蹈夫大中居之以寬休休有容視其所履制於學法四方訓之著于今甲志局於位厥施未豐惟其教惠垂于無窮門人謁辭論撰遺德昇于方來未有終式

積齋程君 端學 墓誌銘

歐陽文公

程君時叔既卒之二十年子餘來請其墓銘君端學其諱時叔其字號積齋程氏系出廣平唐以來家番陽君先世有府君諱珍自番易遷四明之勤其孫仕為唐文林郎衛率府曹曹參軍杜工部有詩送程率府歸四明是也至宋代有聞人曾祖振父承務郎平江府百萬倉司門妣余氏祖在孫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事妣卓氏父立年十八為鄉貢五經都魁內附後當道累薦入仕不就今以子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

妣王氏曹氏並封宜人至治癸亥予以鳩茲宰制省聘為秋闈試官第  
二場四靈賦本房得一卷愛其詞氣高迥擬實選中覆考官謂非賦體  
欲黜之予爭之力且曰其人賦場如此經義必高手畫三不成字號督  
掌卷官對號參索取其本經觀之至則偉然老成筆也主司是予言乃  
與選予默識是卷及拆號同列秦郵罷孺子敬素知君姓名謂予曰此  
四明處士程敬叔先生之弟時叔也微君言幾失此佳士明年君會試  
中高第榜名傳至江南予自喜鄉者之識鑒不冬烘矣此予始得吾時  
叔於程文者也泰定乙丑予以武攸宰被召為國子博士時叔已擢為  
國子助教上日與同僚史駟孫車甫以門生禮見駟亦予所得士也予  
辭之不獲禮畢然後同升教席旁觀者矐之予自是託交時叔見其心  
與貌俱古文與行俱卓會國學改積分例為升齋等第助予議甚多諸  
生講授稍暇即以所作春秋本義就予討論蓋君之精神心術盡萃是  
書朝夕刪改不已寢食為廢嘗語之曰昔者杜元凱有左傳癖君有春

秋癖邪未幾車甫以劬書致疾卒君亦頗頗癯瘁多病予每以是諷之其勤勤自若此予繼得吾時叔於學行者也後至元丙子予以國子祭酒謁告南歸假道於筠君為筠州幕長卒已二年矣筠州之長貳僚佐及邦之士友來見予者予必詢時叔咸謂君為政廉靜而明達初至吏以為儒者恐不習吏事君孰於章程暢於事宜已而老吏健胥拱手以服太守僧家訥甚賢凡事取決於君及沒素服哭之慟仰天呼曰正人云亡吾何恃乎即日移文告老而去夫能使長官眎其存亡為去留君之能官推可知矣此予未得吾時叔於吏治者也宋乾淳間朱陸之學竝出四明學者多宗陸氏唯黃氏震史氏蒙卿獨宗朱氏君與伯氏端禮敬叔師史先生盡得朱子明體達用之指於是二難自為師友平居一舉動必合禮法時人以其方嚴剛正以二程目之敬叔發明朱子之法有讀書工程若干卷國子監取其書頒示四方縣校官以式學者後中書以聞復申飭之君先與里中同志孫君友仁慨念春秋在諸經

中獨未有歸一之說徧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二十家折衷異同續作春秋記由是沈潛紬繹二十餘年乃作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或問十卷以經筵官申請有司取其書錄梓傳世君蚤歲不屑為舉子業朋友力勸之就試及再戰再捷素習者不能過之會試經義策冠場試官為驚歎白于宰相曰此卷非三十年學問不能成使舉子得挾書入場屋寸畧之下未必能作請置通榜第一後格於舊制以冠南士置第二名初調僊居縣丞未行尋改授國子助教時隱士張臨慎與為司業君與助教王瓚在中與張論文不合當道入張言君與瓚未及考即注代平章烏公素聞二公有學傳諭天官特視考論升轉君與瓚偕予從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君在翰林論撰每為學士雍郡虞公伯生所推服中書選考隨處鄉試號稱得人國子生賀據德李哲嘗親受經於君後皆為南宮第一人君長壽幕未久朝廷擬為太常博士命將下終於位今以子貴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追封鄞縣男娶

余氏宋參政珍之曾孫先卒贈宜人進封鄞縣君繼周氏宋進士應龍之孫女封恭人進封贈君子男四人復以廕數調爲江淞行省理問所知事次徐由翰林從事發身太史院校書郎遷奉禮郎選爲中書東曹掾從大師丞相軍徐擢禮部主事改刑部戶部主事升中書檢校官拜監察御史升本臺都事以才請稱于時次資國子生能文章省館有聲蚤世次衛杜州書院山長女一適同里樂旭孫男四人平國學生式勤縣教諭謙誠曾孫二人祖伊俱幼君生以前至元十五年戊寅五月丁未卒以元統二年甲戌十一月癸卯年五十有七以次年閏十二月乙酉葬于邑之陽堂鄉太白里之原余氏自青山遷合葬焉君壽不滿德位不酬能餘慶所被在其後人爲宜然予兩知貢舉兩考會試又嘗屢考國學公試及大都各行省鄉試得士三慮數百人其間爲名公卿立事功者不少然求通經學古之士如吾時叔者甚難其人焉得之難故察之審言之詳也歟銘曰

生於鄞沒於筠儒之醇吏之循抱魯麟至終身嗚呼我元之獻民百世之端人素王氏之忠臣

故海鹽州教授程君逢午墓誌銘

鄧文肅公

大德七年新安程君信叔卒後六年而葬其子願學留京師以狀來請曰先人力學勵行生不獲展用於時歿而無紀述以貽不朽非所以承先志且重不孝罪惟先生哀而賜之銘按程氏世居廣平東晉時有諱元譚者爲鎮東軍謀襄州刺史出守新安因家焉至十三世孫靈洗仁梁有功沒諡忠壯公廟食其土又十三世孫漢仕唐爲檢校御史中丞居休寧之汭口於君爲十二世祖君之父諱自得隱德不耀好俞氏生十五人君於次居中幼穎悟喜讀書長習舉子業探索理奧雉交浮靡魁儒碩彥多折輩行與交宋寶祐咸淳中兩舉進士不第識者爲誚有司而君泊然不以得失爲愠喜務學益精深至元丙子文軌混一杜門以詩書教子不復有祿仕意元貞丙申郡侯以君薦之行省遂版授紫

陽書院山長紫陽朱先生之鄉君生猶及接識諸老習聞緒論朝訂暮考得其指歸既至則爲諸生紬繹中庸緝爲講義三卷凡十八閱月而成書郡以其文可傳命書院鐫梓其說本之朱先生而言外不傳之妙則心得之也秩滿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赴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君諱逢午信叔其字娶俞氏再娶吳氏男二人長即願學次幼學也女三人始予客錢塘李君公略以照磨居省幕信叔館公略所予時時過公略則見信叔手書不輟與之論議古今上上纒纒可聽予嘗曰今之任師道者得如信叔其庶幾乎公略亦每爲予稱其賢今君與公略相繼死而予志其墓悲夫願學痛其父連蹇以卒思有奮迅以元宗信叔爲不亡矣墓在休寧縣和睦鄉上山林祖墓之傍葬以大德戊申正月七日銘曰

嗚呼信叔士孳孳以徇名子不競也或矯矯以立異子常厥性也窮丹鉛以皓首傷哉命也銘貞石以詔方來尚子孫之慶也

倪仲弘先生士毅改葬誌

趙東山

新安有賢行君子曰倪仲弘先生以其學教授于縣二十有三年既沒而家貧不能葬逾四年乃克返葬于休寧故里赤丘之原地下濕欲更諸爽塏力未能也黟人思先生之德久而不忘門人泮志道其弟存心相與謀曰先生設教吾邑遂留家焉蓋所謂沒而可祭於社者吾里西北黃坑有善地請改葬先生于此以系邑人之思可乎其孤聞之謙不敢當又二年爲至正十四年冬十有二月邑令永嘉周侯希濂赴官饒州道過汪氏之居聞其言而嘆美之曰吾於此得以知先生之賢且以弟子之地而葬其師義無不可者即日命志道存心以己意爲書授先生家又命諸孤急諏日營葬而後去於是遂以今年己未正月癸酉改葬先生於黟南坑余思塢之原從黟人之志也先生守身制行不爲名高而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其人不交非其有不取非仁義道德之說嘗論定於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凡汚苟賤之事不接於身利害得

失揣摩計較之辭不挂於口雖大寒暑未嘗一日輟其業以嬉終其身  
人不見疾言遽色是故黠人信其言而尊其行既沒而復思之倪氏世  
家休寧至先生而益貧無以爲生居常授徒以養黠人汪君泰初聞其  
賢而敬禮之築室下阜里中請先生奉二親來居躬率子弟爲邑人問  
學焉志道存心皆其子也先生諱士毅仲弘其字曾祖機祖文虎考良  
弼皆以文學教授其師曰陳壽翁先生亦休寧人所注書曰四書輯釋  
閩坊購其初藁刻之嘗別爲纂釋之例其精書未脫藁又將以次及他  
經皆未就而卒其卒以戊子歲四月九日年四十有六娶吳氏子男四  
人尚綱尚德尚誼尚禮尚綱後汪氏尚誼爲從父士安子女嫁徐顯孫  
男銓女幼始先生居父喪未終而感疾不起又三年而太夫人與吳氏  
相繼卒故黠人尤哀之葬之日凡爲先生之賓友與門生弟子皆切感  
黠人之知義周侯之樂善而先生身教之道益彰也既葬乃謀買石刻  
文墓次以訪自幼爲先生所知又號爲能知先生者則授筆焉訪閱戰

國秦漢以來大道既隱而忠信孝友醇厚士未嘗無也聖學復明於近  
代士始以知道爲宗久之又失其傳而學者益以空言自蔽由是高節  
卓行鮮復見稱於時則民僞滋而世變極矣若吾仲弘者何可得哉姑  
因志其葬略見其爲人如此使君子有所考焉

程教授復心傳

汪路教

程教授復心字子見婺源人號林隱性敏悟敦厚自幼嗜書師朱文公  
從孫洪範而友雲峯胡炳文中年益篤學力行嘗取文公四書集註會  
黃氏輔氏衆說而折衷之分章爲圖間附己意積三十餘年始成名曰  
四書章圖及取語錄諸書辨證同異增損詳略著纂釋二十卷發明濂  
洛諸儒未盡之旨有功後學元至大戊申江浙儒學提舉司言于行省  
皇慶癸丑行省進于朝翰林史院考訂其書率皆稱贊學士趙孟頫請  
置諸館閣闡明大典而平章李道復難之乃議於江南諸路教授中擢  
用復心年將六十以親老固辭特授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給半俸終

其身名士大夫如方回程鉅夫王約元明善鄧文原虞集楊載范德機諸公俱有製作盛稱之至元六年庚辰十二月十八日卒壽八十四學者稱林隱先生

江浙行省繳申程復心四書章圖答文皇帝聖旨裏江路儒學申據者宿儒人趙與虎等狀呈切見徽州路婺源州儒人程復心生同朱子之鄉早佩先儒之訓嘗取大學中庸章句及論語孟子集註分章析義各布為圖又於纂疏語錄諸書辨證同異增補詳著纂釋二十餘卷發明脩齊治平要旨處分晰列舉然可觀誠有補於世

似此著書之功良可嘉尚呈乞照詳得此甲學今將本人所著文字錄連前去申乞照詳施行得此又准松江府知事邵從仕牒呈切見徽州路老儒程復心年將六表學貫四書樂道安貧久擅老成之譽脩身謹行端為茂異之才本儒主居朱文公故里曾將文公四書分章為圖開折言意本末始終精粗舉備察然可觀又取纂疏語錄等書參訂異同增損詳畧編註纂釋二十餘卷凡用二三十年始成全書其間如大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論語專言仁孟子專言義等語皆發明瀛洛諸儒未盡之蘊誠有功於後學前建德路總管方虛谷及前浙東海右道憲副使臧魯山先生俱有序跋深加贊賞本儒若節著書才德俱美不求仕進若不舉明豈不有負於世崇儒重道之意如蒙准保備申上可依例優加推用庶免遺材惟此考校得程復心所著四書發明蘊奧開悟學者用意精嚴誠有可嘉今將程復心所著文字錄連前去申乞照詳施行

王伯武先生傳

汪路教

王伯武名偁號絕壑早歲穎悟師事胡雲峯炳文考明譜系作惇叙圖其族兄懋伯以八世祖墓地又為富家產莫能復伯武以已田易而歸之博極群書凡天文曆法象數江河海島山經地誌源委次第今古州郡地域疆理之異同禮樂名物度數之詳略三代漢唐歷代制度儀文旦夕討論圖象具列義疏備陳拆衷以先儒之論而發其所未詳補其所未備積之既久卷秩繁夥約之則以關於天者曰天象考麗於地者曰坤象考於朱子儀禮經傳通釋分類精究考論端緒而次集之傍至於陰陽醫藥百家眾技莫不悉載凡廿餘冊總題之曰格物編壬辰皆毀于兵休寧朱升素號該博凡制度疑難不通者必戒其徒記之曰將以問伯武其推尊於當時者如此弟與字仲全自號容安散人刻礪清苦身踐力到卒有所就鄉里稱為二難



行實 儒碩

東山趙先生易行狀

詹士南

先生諱訪字子常姓趙氏其先隴西人唐中和間有諱思者避地新安  
 海寧之龍源里八世孫曰安慶時方寇亂率義民勦平之事聞授西隅  
 總管安慶生先祖為宋京庠學官歲大侵出廩賑貧提刑汪文振嘗銘  
 其墓二子次曰大振淮東漕司總管大振二子長夢營將仕郎夢營二  
 子長弥孝浦江稅官弥孝子象元號可齋才識超異元平江南徽既下  
 隣邑有持兵未服者將加屠戮可齋盡發私藏詣軍門請而屠戮不行  
 由是貳令休寧遷婺源丞改授信州司獄以疾辭既而朝京授杭州仁  
 和令未至卒于揚州二子幼曰克明號松莊孝友敦厚鄉稱善人實先  
 生之考也娶同邑汪氏生五男二女先生最幼初夫人夢飛鳥自齊雲  
 巖來集于懷覺有娠明年延祐六年己未三月癸亥先生生焉資稟卓

絕自孩抱聞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傳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繙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長遍詣郡之師儒遂有負笈四方之思鬻恒產以爲裹糧執贄之具親友或議其非弗顧聞九江黃楚望先生杜門著述歲丁丑往拜之先生窮經以積思自悟爲主故其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辛巳秋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過嚴陵請益于夏先生大之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聞於黃先生者對夏先生嘆以徒費心力爲戒因出示其家傳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繼如杭謁黃文獻公于官署公以師道自居不少借辭色及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甲申失怙卒喪謁翰林虞公于臨川授館于家一歲其所上書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至尊至尊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

學不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真有所見無以爲日用常行之地非真有所得無以爲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爲學之要者庶幾在此此亦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然亦之幼也聞江西有吳先生焉行修道立爲世表儀而成已誨人深悲空言之無益及觀閣下所爲行狀而知先生爲學之方矣伏惟閣下察其有志以其所得於先生者而賜教焉俾於入德之門不致迷其所趨而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可以反身而有得則閣下之賜大矣時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爲精切詳備末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以二說爲證使其合并於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虞公評其後曰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於

二家之所以成已教人反覆究竟明白蓋善用力斯事者非綴緝傳會之比也厥後再往公愈加敬異及疾革先生適在左右凡喪事損益皆以爲託諸子請先生狀其行歲丙戌再遊九江則黃先生已捐館矣有表誠夫者文正公高第緝師說爲四書日錄旨意與朱子多殊請商訂先生爲條別是非數萬言表公心服多所更定趙郡蘇公伯修虞公之徒也爲浙省叅政與先生友善比入守邦畿要同往以母老辭歸名其居曰東山精舍虞公嘗爲之記舉先生之言曰沓蚤歲學於鄉求程朱緒餘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至畢世不能意識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嘗思之以未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龜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采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其

於大學則謂三綱舉聖人事爲大學標準八目乃教學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而修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則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聖人又以為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可合爲一唯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爲二則傳中言齊家在修身修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爲一可乎且聞明道先生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及朱子得於羅李二公所相授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爲有在乎是也由是鷄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爲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與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而一旦

豁然矣蓋雖雅志不苟於仕而身則優為當四方擾攘嘗論為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仗行省討亂御史臺督視如平時而誅求劫奪之弊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邑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方且守故常不知通變長久之道賞罰不明故是非淆亂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大率近歲用兵之失不越斯言而先生經濟之才亦可見矣自精舍成四方學者尊之為東山先生云壬辰兵興先生奉母夫人避地盡心調護及郡邑繼復而夫人以天年終丙申

天兵克定郡邑其主將慕先生名德禮羅不至丁酉寓于衢之柯山已亥結茅于星溪之古閭山山深閭察人事幾絕潜心著述雖當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少輟壬寅春歸東山時大明龍興創業金陵吾邑已附屬六年矣有司屢奉命徵辟繼以議禮召皆以疾得辭已酉

起山林遺士共修元史先生在 召中暨後事得 請還未幾疾復作十有一月丙申而先生捐世矣得年僅五十有一於戲痛哉配同邑程氏女二人長適汪璫次適蘇駁男一人夢吉甫入學側室朱氏所出也先生孝養二親出乎天性居喪哀毀過禮事諸兄備盡敬友撫幼以慈三兄歿于他鄉諸子不能為喪具先生奉柩歸葬從兄子弼有遺孤先生撫之成立當賦歛繁重之際俾能保其恒產吳氏甥失其恃怙無所依為之收養若此者在先生皆所優為有不能殫述者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四方稱之為東南鄒魯然其末流或以辨析之義纂輯群言即為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徒在於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一切以實理求之反而驗之於已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當時鄉先生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書先生受而讀之猶謂未知為學之要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群疑競起如蠅毛要須得程朱復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尔是以質諸師而不得

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於窮經之要則有得於黃先生而推極之其初見黃先生問年答曰已未黃先生曰先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邪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已未也斯文緣契實在斯乎先生請問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為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為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先生思之久而後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尔故古註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為之主矣黃先生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為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則

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黃先生各以二義貫一理之旨以為單傳密付悉在於斯先生即黃先生六經補註等書最凡為春秋說者叅以耳聞類萃為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為春秋集傳十五卷既而求之於經終有未盡聖人之意因思戴記經解有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苟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法王史以釋經而不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二者各得一偏不能無弊合而求之具見得失由是不傳之旨煥然復明每謂非黃先生教以先考史法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及重改集傳越四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倫類區別為義至精叅互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終各有條理於是一經本旨方完每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

起不易五言又以爲春秋必攷左傳事實爲先杜元凱陳君舉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氏補註十卷吾鄉風林先生亦以窮經爲務而莫肯雷同一見是書輒曰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定於此矣時駙馬都尉和陽王公鎮微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注下商山義塾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著筆削之權集傳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逮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賈志以歿門人倪尚誼證以屬辭義例質之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參互考據足成之若尚誼亦可謂有功於先生之門矣其於易經則聞諸黃先生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畧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旣明於易寔寐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則喟然曰黃先生豈欺我哉嘗曰春秋文義賴孟子之言而後有據於周易亦必見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焉先生常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大畧以爲義皇設卦

繫辭名之曰易繫辭傳上篇所著皆其事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義皇之易別定卦序自爲一代之書逮夏而商其辭則世有增益蓋無不備皆爲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至周文王以至德而不免美里之難乃本義皇之易因其交易對待及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地之道明君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於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時自爲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悅亦有感於先王憂患故乃即卦爻象象取其愛惡遠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爲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題曰周易其書與二易俱掌於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於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此周易之本義蓋先生所求論周易本旨如孟子之論春秋者卒有得於夫子斯言而不假乎他求也詩五言

初學六朝後改習建安諸子及老杜近體則學乎唐人其爲文曰必以理勝爲主然後命意遣辭則沛然矣烜竊觀先生之學以積思爲本領以自悟爲歸宿勉夫切已向上之工夫而至乎窮經復古之成效豈偶然哉烜自獲交先生不以踈謬進而教之往來請益遂得聞窮經之要及春秋筆削之旨自悔其前學之非而惜聞道之晚也方期以晚年相與講授周易象學而先生遽已謝世矣何後學之不幸也抑斯文廢興關於天運非人所得測識歟尚誼偕其子夢吉屬烜爲狀烜末學膚淺何足以知先生哉然受知最厚義不容辭姑述所見聞如右碩學君子尚表章之俾垂永久非惟先生九京有光實亦斯文之幸也諸生星源詹烜謹狀

環谷汪先生克寬行狀

吳學諭

先生諱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汪其姓也上世自歙縣之黃墩遷于祁門縣北之石山至諱劍徙居縣南之韓溪五傳有兄弟七人並有才名

其第五子世容生深深生敏敏生徽徽生二子長若思無子以弟若谷子僑爲嗣僑補試中國學進士生曄曄生燦字明夫繼家學時群從昆弟爲諸經講師學問文章槩範鄉邑從弟國學進士東山府君華字榮夫嘗與其族兄二教府君相字魏夫學于雙峯饒子之門饒乃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高第弟子二教及東山問難扣懇悉得其蘊與祁邑理學之盛自二公發之東山早歲又嘗從學鄱陽廬隱趙先生介如與故中書右丞五峯先生燕公楠爲同門至元初燕公僉江浙行中書省事道過祁門訪求東山與論舊故將薦諸朝東山固辭明夫無子東山有五子檢聞家庭之學明夫夫人王氏請其第三子應新字元美爲嗣是爲中山處士記識博洽議論慷慨嘗著便民二十條力陳當世要務欲上之臺省不果聞者惜之處士娶同邑貢士石溪先生康鼎寶第二女生五子次四是爲先生大德八年甲辰正月八日日出先生生于桃墅里第生而有異處士君謂康夫人曰吾祖考積善陰德多矣或者食報

於是兒與吾宗平甫六歲石溪教之孝經論語孟子隨口成誦日記數百言後二年冬石溪謂處士君曰吾老矣不及教訓諸外孫汝第四子骨相匪凡宜擇師善教之自是先生從鄉先生學每屈其師日益月異至十歲處士君見先生所學彌進因取東山問學于饒先生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之言與先生觀玩遂於理學淺悟乃取朱子四書自定句讀書夜誦讀恍然知為學之要專勤異於博輩或達旦不寐毋夫人見先生勤苦太甚謂處士君曰是兒讀書過勤脫或因是致疾不可不戒處士君呼先生諭之曰讀書以養氣為主不宜過勞先生曰某自樂此不為勞也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等書悉皆成誦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十有四歲是秋鄉里傳錄江浙秋試三場題目先生一見揮筆成篇鄉先生驚異曰此天才也明年戊午郡守禮羅發源道一書院山長雲峯胡先生炳文於郡庠開堂試以激厲後進先生屢中第

浮梁拜可堂吳先生仲迂于州學吳先生謂諸門人曰新安汪克寬遠來從遊穎異絕倫勇於為學他日必有所成及以所為文印可於吳先生曰讀書明理斷體諸身文章異時可不學而能也先生既得吳先生之訓遂篤志聖賢之學既歸葺故廬闢書齋于居室之東偏扁曰思復銘于齋壁以自勵焉次年吳先生講道武林勉先生充貢先生答以吾斯之未能信躡等謀進其何敢然至泰定丙寅春聞嚴陵吳先生朝陽以春秋登甲子進士第任番陽丞特往訪之朝陽先生聞其言喜曰子可謂真知作春秋之心法矣是秋邑長令聞先生學行邁異時輩舉應江浙鄉試即中前列次年春先生至京會試論春秋與主司不合又無對策切直遂見黜于中書先生欣然南歸遂奉養之志時貢待制師泰曰德輔年妙而質純才優而學博賈勇秋闈即中高等上之春官輒不偶於主司是得之於數千人之中而失之於數千人之外天道之無常也先生歸自京師刻勵為學痛自脩飭遂厭科舉之文慨然曰道不行



於當時矣乃取聖人手筆之春秋博考諸說之同異得失以胡文定公  
之傳爲主而研究衆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翰林學  
士虞公序行於世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  
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未可枚舉先生於經史聖賢之言行  
融神會造詣深劇故爲文畧不經意而渾融典雅其教學者誘掖獎勵  
無不成人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數與師山先生鄭公講理論學意氣  
相得尚書巢深先生汪公謝事家居因遣其孫世賢執經先生之門四  
方學者知先生道學之懿從遊其衆先生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  
行踐履操存省察爲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鰲峰玉署諸老交欲以文  
章舉薦而先生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其心諸從學者以先生所  
居山谷園遶稱曰環谷四方學者皆曰環谷先生仍至元戊寅五月居  
室災先生夜半奉處士君遷于別室以居奉養備至是年九月處士君  
以疾卒先生哀毀踰禮至正壬辰斬黃兵至先生率長幼避兵深山所

居房舍資財爲賊焚掠殆盡篋囊屢空先生晏如也自是連歲兵戈  
攘至 聖朝戡定禍亂先生始返故廬洪武二年正月朝廷命行人賚  
幣禮聘先生至京同翰林潛溪宋公刪修元史是年九月事畢持旨一  
班俱留棧住先生以老疾力辭不受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三十兩采  
段二表裏給驛而還先生抵家以洪武五年壬子十一月十二日卒  
年六十有九先生平居嘗語二子曰吾歿則柩于盛村之先塋其孤遂  
以是年某月日葬於其所遵治命也娶同邑聘君和溪先生程公之女  
勤儉以相成其家業程夫人生與先生同年卒於先生前十九年癸巳  
五月八日子男二人曰希曰偕女二人長適同邑李傑夫蚤卒次適同  
里謝子原子原卒而守節誓終其身孫男六人銜鐔鉞鉞鑿國英蚤  
歲從學於先生訓迪最深辱知於先生最厚敬述其梗槩于右俾其孤  
乞銘於當世之名公以圖不朽焉門人長洲縣學教諭欽人吳國英撰  
明故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貞一汪先生處行狀

先生諱嚴字仲魯號貞一道人晚年危喘疾自稱貞一病叟汪氏世居徽之婺源號巨族先生曾祖諱瑗祖諱質考諱閏俱寬厚禮讓不希仕進先生賦性聰敏穎悟過人幼知務學年十二能賦詩十五能屬文夏不就涼冬不附火其族叔祖古逸翁喜其性質超邁務學之勤收教之日誦經傳千餘言凡有疑難必籍記逐一問辨其志愈篤同舍咸推讓焉未幾翁捐館是為至元戊寅夏四月先生執弟子服衰哭之慟其子淮洙先翁亡踰年其孫奇樹奇芳力不能葬越十有九年丁酉先生禮葬千里之高路先生既冠遊於江淮兩浙一時知名之士莫不器重至正壬午秋嘗應浙江鄉試不合有司歸家取友於鄉里如倪仲弘鄭子美朱允升趙子常呂安貞諸先達相與討論既而與族人茂昭子文即里之碧雲庵玉蓮僧舍窮日夜潛心于諸經子史靡不研窮教訂融會貫通性命道德之原古今事物之變至于山川嶽瀆草木昆虫凡天之

所履地之所載者莫不極其所以然之故然後反諸身而自得之體認操存充養其端以實踐焉會元季干戈聿興四海鼎沸鄉里橫潰殺人如刈草菅先生惻然不忍乃設策與其弟同集義旅以靖鄉邦協天兵以復郡邑凶惡者鋤之柔善者扶之諸大家來依者亦警諭勸化相為保全之計事寧退歸田里不希進用惟以悅親為心至正丁酉七月居內艱九月葬鴻村之僊人池已亥七月居外艱越五年癸卯十一月葬鴻村之瑤竹園三年之間不接人言哀毀踊頓幾絕葬祭以禮廬於墓側扁其樓曰春暉庚子秋弟同提兵爭鄱易不克棄妻孥軍馬廩庫亡之西淞用兵姑蘇朝廷疑之檄取先生及夫人程氏并次子淵存寓江寧為質已而知同遇張士誠之害方釋授先生安慶稅令夫人俱往壬寅夏先生以奏請事宜還京師而安慶城陷于陳寇夫人與隣婦襁褓赤子淮竄入山谷勢急棄赤子於草野以身免難家僅余奴亦從竄避見遺赤子抱以尋夫人不獲求乳於村婦逾旬而後子母以完

城復平定先生自京師復任未逾月朝廷選儒官委參軍詹同領入川蜀隨軍參贊先生以肺疾辭得歸田里洪武初駙馬和陽王公克恭由新安移鎮會稽從調八閩先生長子澤先從事王公幕下公素知先生學行迺專使禮延先生至三山關館于中山之陽歲以疾辭歸洪武甲寅乙卯之歲屢奉朝命郡邑交劄問先生疾愈與否郡府命醫視曰肺疾難療由是復命得遂田園舊居雖臥病中猶激厲鄉里子弟之好學者如邑之李文徵休陽范平仲吳韞中程子靜皆得造就受任于朝凡遠近祖墳墓有傾圮者務堅完之荒蕪者芟除荆棘立石碣以表之有白讎者濠梁人也壬寅之歲來宰婺源縣公有威強暴者畏而疾之甲辰冬鄰境寇作犯州城陷白公遇害屍暴于河事平先生備衣衾棺槨買地於環村營塚壙葬之鄉里兵燹後有喪不能葬者亦皆為葬焉其奉宗祠祭享一如古制割田四十畝立定規俾子孫永守立祠額曰著存喪亂之餘鄰境銀鋒泊水浮梁有流移顛沛來依

者悉皆捐粟與之食假室廬于村落俾居之時平皆令復業洪武甲子孟秋朝廷復下徵賢之詔有司敦迫上道至則司禮官引見上舉書之西伯戡黎篇命釋之先生詳析發明深愜聖意時受顧問俾翊贊儲皇授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上亦日召侍講周旋於兩宮之間與朱善劉三吾二學士趨朝則同班賜坐則聯席入稱三老開陳善道從容獻納天顏每為霽威上嘗憫先生年老氣喘勅賜朝房俾便于趨朝萬幾之暇命續製畫風南來詩諸作皆稱旨諸近侍臣僚亦皆推遜遇春夏萬物發生之際人有罪至死者先生輒涕泣俯伏進諫請決以時無傷天地生物之仁上允所奏常稱先生為善人明年頒誥寵諭再踰年丙寅仲春先生喘疾大作力疾奏請歸家療病期秋載至可其請三月朞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傳宣召先生既至賜坐語次顧曰若知所以召見意乎先生起對曰未知曰日昨不嘗以老病故請暫還婺源期秋載來

朕可其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乃思之若等光陰有限言歸有期仲魯  
喘嗽為病誠劇然恒見得此病者往往壽考矧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  
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  
何理不窮第心素善於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為未能  
全好善之心也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郡若邑  
官勢須來見當戒閉門以絕否則筆之于東俾僮僕輩示之若曰仲魯  
幸蒙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則有恒制矣其敢以是  
自速厥戾如是則可考終命矣先生叩首謝曰

聖上愛人以德適茲 聖訓是欲臣全其晚節者敢不欽佩以矢毋負  
上心明日辭 朝都門送車百兩觀者填道莫不嗟咨詠歎以為千載  
一遇也先生之道和而純其用莊而毅內之孝外之仁默而智言而信  
窮而不憂樂而不淫為學推孔孟之道必求諸其中所為文章深而博  
厚淡而古雅賦頌詩歌其要咸歸于正積有十秩名曰浯溪集又十有

六年考終于正寢先生生於元至治三年癸亥冬十月二十又二日不  
祿於大明洪武三十四年辛巳春二月二十又三日先生寢疾甫三日  
又明日始旦命子澤奉水進盥盥卒迺正衣冠端坐形神朗全具蔬食  
進又稍益方徹謂子若孫曰汝輩宜安分守禮義謹言行以保其身事  
死如奉生勿作佛事祭惟隨儀不必豐惟在誠敬言既正身斂手晏然  
而逝享年七十有九子男四人適長曰澤弱冠從事于金陵兩浙八閩  
兩廣嶺海邊戌年五十甫告歸養親獲終其孝適次子淵年四十四以  
進呈田畝圖冊所司責緩罰造京官第宅歿于江寧適次二曰淮年二  
十九亦以圖冊事罰役未畢從歿于京之石城門庶曰潭年三十一繼  
役于京遠感疾而歿紹男一人曰渚幸無恙女一人曰浯年十六適里  
之江里仁孫男八人柱梁樞樞榮樞杞楚惟梁更名良士由邑庠生中  
永樂癸未鄉試登甲申進士第擢虞城宰孫女九人樟楮慶拱楹楠楷  
移桐曾孫男五人熙照煜烜燭曾孫女二人美聲嗚呼先生信道甚篤

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喪亂流離則危而持顛而扶安人澤物以底于昇平其子適庶暨紹者五不幸淵潭淮俱以王事歿于中外幸適長子澤雖從事遠戍老則歸養送終而渚仍輔協之得非皇天不怒遺一老之意乎前三越月澤蠲吉卜奉葬于鴻村理竹園負已丙抱壬亥是歲之四月十五日也夫人程氏同穴夫人先於先生十年歿是為洪武二十三年庚午秋七月望前一日年六十有九葬以其年八月十又二日側室許氏年六十有九無恙汝器嘗遊先生之門不可以無述迺書其耳目見聞之大槩狀諸篇簡尚求名公誌而銘之以傳不朽云時永樂乙酉秋八月望日前承務郎金華府浦江知縣松蘿程汝器狀按直賦計七年八月望日前承務郎金華府浦江知縣

上詔諸儒講論仲魯講書之西伯也黎為辭旨明陽  
上嘉嘉之遂授是職○洪武十九年三月卒未左春坊左司直郎江仲  
魯以肺疾乞還鄉  
上許之明日復召至便殿賜坐顧謂曰汝昨以疾告歸則秋復來見  
朕知汝疾劇宜休養以延老壽汝平生力為善今鬱然厭者乃善之徵  
更慎起居精藥物以終餘齒無庸再至也仲魯為人敦實簡澁不度言  
笑進請兩宮三載遇事無言明白簡直  
上嘗以善人稱之始終被禮遇云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三

行實勳賢

乙佳

宋故中大夫龍圖閣待制致仕丹陽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贈光祿大夫少師洪公中孚神道碑

劉季高

徽宗皇帝勅比聞北虜有聚落最微賊曰女真者叛其所事遼主不能制十五年間盡有其地僭位號稱大金遣人來海上約夾攻許以燕雲之地歸我密詔尔河北諸帥經畧之諸帥競以燕雲吉語告獨顯謨閣學士真定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府事洪公中孚極論其不可且曰臣遊邊久熟知燕人情狀質直尚氣義少文華因曩時遼主洪基用其相劉六符之言大蠲燕雲賦遼雖弱其民心不忘也朝廷與遼人通好久一旦與其臣妾共覆滅之於理安乎恐滅遼之後女真未易制也凡數百言言皆切至會遣中貴人譚稹來議公曰為此謀者國之賊也稹大不樂竟劾公使奉祠去降待制又奪之時政和六年也後四年復待制

知揚州歲大旱飛蝗蔽空公來之夕兩朝廷方尚黃老道士林靈素橫  
盛其徒自東南以巨舟重載過淮陽水時輒啓閭閻吏不敢誰何公庶  
得之皆致之法俄以直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歸許昌宣和末河北京  
東盜起張仙爲最上命公以禮部尚書撫諭之中人李彥領西域事於  
許昌素不快公聞仙欲降遽以大夫刺史錦袍金帶與之既奪其功又  
誣致公等以罪於是屬吏皆付開封獄公乃請老得龍圖閣學士提舉  
亳州明道宮不旋踵奪職獄竟又奪一官停于家頃之金人入寇陷燕  
雲趙翼而來直抵京師以城守命李回回勞軍河上見公許昌公力言  
京師不可守回不能用乃歎曰遯尾厲吾其歸故鄉乎遂南下抵錢塘  
禁卒陳通叛殺提點刑獄周格甚張公奮然以禍福曉之卒不敢肆  
掠賊平乃遷居徽州休寧建炎二年冬祀大禮復龍圖閣待制致仕紹  
興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于里第之正寢享年八十二累贈奉天大  
夫爵丹陽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遺表特升四階大禮贈光祿大夫進

贈少師公諱中孚字思誠高曾以來皆隱居不仕考諱文演以子貴  
金紫光祿大夫金紫教子甚力公能承其志幼穎悟讀書一過不忘十  
四爲鄉舉首選避先進而居第二壯遊太學藉藉有聲稱神宗已知其  
姓名當時名流如蘇東坡亦相與厚登元豐二年進士起家將仕郎試  
秘書省校書郎黃岡尉隣盜張韜以三輩擾境上久不獲公單馬出境  
追及發三矢斃之連丁未嘉夫人金紫憂元祐四年主成都簿離門蠻  
叛帥以屬公即日度窄橋呼酋長慰撫使歸命人謂公膽大於身也以  
薦改宣德郎知蜀州新津襄州光化縣通判代州河東漕屬近臣薦公  
文學政事召對便殿論錢弊源流及河東用度上是之命提舉河東常  
平歲省大司農億萬費增秩改轉運判官奏計及鄭州聞夏人入寇即  
日還治所密旨令節制行軍深入賊境六度無定河會諸將議城銀州  
事已按轡徐行鼓吹道從以還歸奏除直龍圖閣升轉運副使錫三品  
服經營慕奈城入虜界三百里夜半至城下覽山川密圖以聞熙河新

邊乏用以餘金五百萬助之上喜謂得劉晏矣改漕熙河蘭湟路轉運副使進集賢修撰興鼓鑄權酤市易又安西產米地博糴厚賞募邊運清樂不拘常格人樂從之雖漕潢二水深淺竟不以爲難邊乃無乏憂樞密院創崇威崇銳兩軍邂逅入對極論國家養兵已多而又增新軍費何從出上悟遂罷之湟鄯廓皆極邊行苦剽創烽臺置傳立石要害處以閑田給候人使自耕邊患遂息又清河東成卒代蘭州坐團者給鎧仗使遇賊得自擊置通川通津二堡以扼其喉七寶山產金銀銅錫雄黃等甚富或勸興廢以助國用公曰是足以啓敵人心青塘內附公夕出寧州夜半至宣威城過鉄葫蘆酋長遞道獻牛酒公知人情無他入奏進顯謨閣待制升都轉運使上知公中立不倚勞問甚厚公頓首謝公自以受上深知每論人情利害人才能否皆無隱衷上幾欲授以政輒有阻之者公聞而嘆曰我雖不作宰相然亦不過嶺矣旣行上命宣慰青海丙靈族帳名酋羅拜道左聽詔且乞佛像以千數公因留

詩青唐古寺壁間召爲戶部侍郎又以待制知開德府時方受八寶禮賜如南郊有司告乏急召入戶部去京師三十里使促入都堂議公命吏曰賜已備宜以聞吏惕息不敢書雖尚書亦然公獨奏果無缺吏畏公聰明思有以中之白開封吏庇鄭伸逋負不追者公曰后父之外別有鄭伸邪吏戰栗語塞夏人資金玉寶貨來求售公坐驛中使廷見彼曰我雖微亦使人也乃遣譯諭曰尔以貨來直賈耳何使爲於是酬其半夏人謂無戲我公曰往者回鶻入貢道而境掠其貨而有之舊故俱不問尚敢校邪虜得公姓氏驚曰初不知河東洪老子也拜而去上喜以詔褒之一日論陝西茶馬課不登上謂神宗朝岷山茶一垞可易一馬廐中未嘗告乏今茶數倍矣馬不致柰何公曰蕃部日飲酥乳恃茶爲命若稍重茶禁不急於馬則馬自至解州鹽池歲供八十萬池壞末行東北鹽歲得三百萬而議者欲復解鹽公曰解鹽非暴以烈日鼓以南風不可成今厚灌水以積成之味苦而不可食中外已便海鹽之甘



矣其肯即之乎若推廣東北之法歲入何啻三百萬哉後卒如議頃之  
以病告得微猷閣直學士河東路經畧安撫使無知太原府夏人重兵  
壓境來議地界公飭諸將宜乘便掩擊賊皆遁去且移書來罷議久之  
移穎昌府復帥太原徙真定過闕薦可任都司印版者十餘人討論明  
堂制度俄充京兆府路安撫使無知永興軍入覲言軍政之弊甚力又  
言祖宗待遇近臣優禮貌青報亦不輕身在遠外聞朝廷政令有不當  
輒極論之雖大臣臺諫亦莫敢妄議熙寧以來政事一變自廟堂大臣  
待從臺諫繩以法度使不得措一辭治忽皆不聞近又升走馬承受廩  
訪使者以監外臺雖安撫轉運使皆不敢誰何部吏苟具家敵不可勝  
數上稱善久之復守穎昌擢舉嵩山崇福宮知東平府再移真定軍城  
寨近山多大木百年矣伐之幾盡公請削山峻壑以防不虞未報公已  
去後女真犯塞果由此道嗚呼承平百餘年習熟軟美語相容悅當時  
近臣肯不顧身而言得失如洪公者幾人哉宣和五年將得燕岑亦從

公後時遼主軍在橋待報遼之臣王芮來童貫軍中乞燕雲之地存遼  
祀且為朝廷屏蔽貫不聽芮曰吾國以騎射為生尚不能制女真況中  
國以禮義治者邪納忠而不我用兩國之禍未艾也慟哭而去初察家  
嘗命岑作奏乞罷此役疏上亦不報惜乎公以紹興庚申十一月葬於  
山後二十七年歲在乾道丙戌季子彙為撫州軍事推官以書來告曰  
先君墓木拱把久矣詩聲尚缺然知先君舊事可以告者非杼山而誰  
於是為不辭而銘之公配福國夫人程氏前二十五年卒子男五知微  
知彰早喪知柔以右承奉郎河東提舉坑冶鑄錢兼經畧安撫司書寫  
機宜文字卒于官知彝今為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知彙為撫  
州軍事推官女二長歸左朝散大夫通判亳州劉勛次天孫男六邦彥  
右從政郎保康軍令邦傑右承務郎邦彥右迪功郎襄陽州穀城尉邦  
應右迪功郎保康軍節度推官邦膺右迪功郎舒州太湖縣主簿邦應  
薦未命孫女四長適左承奉郎尚書比部郎官陳祖言次適右迪功郎

趙公儼餘幼公上世貴青州北海在國初爲濰州後徙下邳今淮陽軍  
十一世祖經綸仕唐德宗時爲黜陟使議罷方鎮侵兵朝廷恐召亂左  
遷宣歙觀察使因家焉遂爲休寧人銘曰

七朝之英南國之靈忠烈馳聲蜀漢翱翔將命朔方慰彼西涼乃作六  
州如古諸侯齊晉之儔時方取燕公獨慨然抗疏扣天秉心剛忠會不  
我從氣干圓穹喪斯若人將四十春乃求堅珉刻此詩聲以表高堂以  
告昆仍

宋故敷文閣學士中奉大夫致仕休寧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諡忠肅金公安節家傳

金子潛

先公諱安節字彥章其先京兆人唐末徙歙之休寧遂爲縣人曾祖諱  
仁用妣蘇氏祖諱應辰妣洪氏父諱裕贈通議大夫妣朱氏贈太淑人  
先公生而穎悟日記千言識趣不凡容止莊肅家貧刻意務學太淑人

躬紡績以給費用少長遊校舍聲譽益振操行益厲貫通經史尤精於  
易學者多宗之嘗著易解以遺後人葛司成勝仲自禮部郎宰鄉邑一  
見期以遠到以沈公晦榜登第時宣和六年也初任洪州新建簿秩滿  
范丞相宗開引爲刪定官當紹興初法令散佚方命修次同僚以先公  
通練博洽凡一專司法悉以委之書成會唐中得舊本與所修若合符  
節改宣義郎舊例改秩多即遷而先公獨滯故官謝祖信遷寺丞見宰  
相曰金刪定改官在衆人之前以不事請謁無爲言者祖信不敢先之  
五年召見奏對稱旨太上皇曰金安節好秀才若加涵養有用之才也  
除司農丞或問公知召命否今侍郎張致遠爲中司時所薦合往謝之  
公曰彼爲朝廷薦人豈私我哉竟不往渡江之初首論軍興以來國用  
歲廣言利者日益繁然皆瑣碎培克無益於國古者取民不過租賦自  
漢而下其法益密其取益細至于今不可以有加矣儻欲增之是直爲  
國斂怨爲今之計獨有推行營田之制以省邊地轉輸命郡邑守令禁

遊墮招流亡與瀦澤陂池之利以備水旱使民務本力農以廣播植庶幾田野闢而穀粟多緩急有以供公上之求而無咨怨是爲長久之策又論人臣事君所當先者國事不可以自營所當勉者職業不可以自安况今國步未平四郊多壘正臣子忘身盡瘁共濟艱難之日苟惟利祿是圖而不耻節義之不立宴安是懷而不憂政事之不修將何所賴哉臣願陛下詔股肱耳目之司察其趨向考其勤惰有能憂國忘家服勤無怠者不惜顯擢其或懷私偷安無益於治者亟加汰黜庶幾羣臣竭誠盡力仰副陛下憂勤圖治之意言皆剴切六年夏遷倉部郎官明年五月駕幸金陵而先公留不預行朝廷別除郎符遂乞解職時以國子監丞處之以親老辭歸是月復召赴行在所既對稱旨除監察御史建言四方知朝廷之有人而無敢不服者以慮無遺算動無過舉故也倘或謀謨不臧舉措失當使衆庶至於竊議強悍得以輕視非以示四方也陛下臨御以來推誠用人視古無媿而棟幹或撓莫克勝任皆由

自用夫區區之智而無以揆天下之事是以察理不明定計不審屢舉而屢不當也夫國家建輔弼之臣置諸左右非苟取充位而已今天下多事正馳騫不定之時臣愚欲望陛下斷自宸衷衆建大臣而使均任其責庶幾分職率屬而不至於專權同寅協恭而不至於備位可否相濟謀無不獲動皆適當克成厥勳以彰朝廷之有人而折衝於萬里之外矣又論勝敵莫先於自治欲自治則選將以訓兵擇吏以安民卹費以豐財誠當世之急務夫兵所以驕以將非其人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也欲選將則當戒姑息而取其能撫御者民所以困以吏非其人依勢作威倚法以削也欲擇吏則當黜貪暴而取其有惠愛者至於卹費則禁浮靡除冗蠹公私之費無所不當卹也然後蓄力養威待時而動戰必勝攻必克矣何敵之足慮哉又奏法行於世不能無弊惟知其弊而救之則弊者可使復治苟坐視而弗卹則其害愈甚治不可異也今天下皆知官冗之爲患而歲遇大禮復推恩數百人近因臣僚請奏

遂詔侍從討論蓋知其弊而求所以救之之術也迄今累月未聞有所施行得非大臣不肯任怨如議者之所言故雖知之而終不可行乎夫嗚百姓以從己之欲於天下實無所利則其人足以斂怨而其怨不可以不恤若據天下之公議而去其所同患恐非所以致怨雖有無知而不悅者亦不足恤矣臣願陛下申命從臣亟加討論自宰執侍從以及庶官皆爲之限通前後奏補以至致仕遺表恩澤各不得過幾員數如此庶幾少合人情雖未能盡去官冗之弊亦可以少損矣一時公卿大夫雖有不樂而識者避之越兩月遷殿中侍御史時此職久虛既拜命帝謂曰此朕親擢以卿忠亮備見奏文可宜安職時秦丞相再用方得君權勢燄灼無敢忤拂進其兄梓知台州先公連章論其僥冒謂始以校尉而換文學繼以文學而直赴殿試自改官以至後來差除皆非其所當得依恃權門惟意所欲豈復知朝廷有公道搢紳有公議乎上雖曲意勉從自是大忤權相繼丁太淑人憂居喪盡哀三年不入私室鄉

間稱其孝服闋主管台州崇道觀秦氏勢益盛中外側目先公旣與不合不復通問或謂少宜下氣彼能爲人患先公曰得失窮通有命又安可失其素守凡三奉祠皆援赦以請俸入不繼處之自若故擯棄者十有八年權相死天子厲精庶事凡前時直言被抑者相繼召用閱月起知嚴州兩降旨趣行至則以五事奏上如平民間租稅折價蠲私通利息過取均船戶差撥之令限軍兵借請之制與夫裁削錢監官吏冗費奏上悉蒙采納凡諸縣科買之例羨餘之獻一切罷去在郡一年俸餘之積並不納宅寄藏於庫登附版籍至今父老皆能言之除浙西提點刑獄被命出決淹獄每行得訟牒數百閉閣秉燭平心閱之多得其情民以不冤一路肅然先公久處閑廢起爲守憲例冊上供甚厚竝却之雖厨傳什器惟帳蓋輿之屬一無留者曰此有司之物於私家何用有旨召見除大理少卿首論獄情之不能無失者以姦猾之吏附勢徇利有以蔽之也附勢則觀望而權豪勝徇利則貪墨而賄賂行伯州犁之

上下其手以勢也羊舌鮒之黷貨無厭以利也而况於胥徒乎故治獄莫先於治吏吏姦治而聰明可悉忠愛可致欲望聖斷申飭守臣虔奉詔條獄必親慮率僚屬以正駁胥吏以嚴察其姦猾首斥去之俾觀望意絕賄賂不行斷獄得情人無冤濫以仰副陛下哀矜之意時獲偽造鹽引者中書必欲置之死公力爭之以爲造成已十餘年鹽官之合追逮者多顯貴亡歿幾半且案問自首無死法因得減等兩浙轉運使遣其屬王悅道鞠仁和令王績獄不以實遂付大理先公以勘者不實當究問悅道即醫師王繼先之子也有寵於權貴屢因人巧免先公必欲正其罪又論刑者所以弼教非言治者所當先也舜命稷播百穀契敷五教而後命臯陶明刑以弼之可謂得本末先後之序矣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今乃獨以簿書錢穀爲急至於風俗之淳漓民情之美惡皆無與於已事部刺觀風者亦徒以其供輸及期文書如式不爲其所訟則已化民成俗之方未嘗過而問焉民未臻於恥格宜也乞明飭監

司守令不必專用法令苟有可贊教化者無大小必行庶幾先民未犯而格之尋以圖空有詔獎諭二十九年四月徙宗正卿是年冬命接伴金虜賀正且使時經國恤猶繫輿帶至淮中流北使施宜生遲疑不肯進先公令告之曰以周易月乃太后遺詔皇帝孝慕以未卒哭尚素服在臣等亦當然宜生曰前者使至此我朝以其告哀謝不欲用樂今宜生以賀使來柰何不以吉禮見待先公又答之曰前次哀謝使雖在服制中爲趨上國不敢繫輿帶今安節等在本朝界內義得有所仰不當援此爲比往反數四其語始塞明年春再充送伴至楚州北副使耶律翼儵徒登岸欲解騎巡檢王松馬松不敢與遂曳以見翼翼怒輒答松先公遣人語翼設或松等有過只合牒送本所斷遣豈得肆行鞭撻詞色頗厲乃舍之時先公官朝散大夫朝廷恐因是生事致起釁端坐降兩官而移其事對境及樞密葉義問使北金主說當時耶律翼奪馬事曰若翼以公文索馬不得猶爲可諉輒自取致競又行妄筭王松其曲

在我已鞭翼二百令自効金某非其罪還日可詳奏知至七月先公復元官至是徊翔卿寺者凡四年有言其獨立無援者帝曰朕亦知之已有所處八月遷禮部侍郎謝日帝面諭曰卿久合作從官明年遷侍講九月遷給事中上諭大臣曰朕熟知其人老成且極正當必不活激以求虛名歲當宗祀其夏已聞淵聖之喪乃奏言宗廟皆當以大臣攝事時議者不然之殿院杜萃老言事不合乞出除遂寧府先公封還之上使宰臣宣諭以萃老所言不實先公奏曰臺諫所言因內侍恐虧政體久之聖意亦解邊報頗急軍務繁興先公首以進取招納備守三策進謂去歲逆亮渝盟侵犯淮甸堯煇方熾遽以殲滅雖可為慶而未可恃也蓋天道善應其所傾覆常因乎人今中原之地皆吾土也有機會可取如之何不取中原之民皆吾民也有機會可招如之何不招然觀自昔英雄之君削平禍亂未嘗不先固根本而後征討以致寧一者如漢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是也由是言之備守者進取招納之本也備守

既固以之進取則兵勢益壯而易以成功以之招納則人知所恃而樂於從命不可不畫圖也自古備邊之道代有不同莫如我太祖皇帝淵謀睿慮最為盡善蓋其要惟在於擇人而久任故操術甚簡而收功甚博軍市之租立賜諸將不問出入故無拘制而不乏於用以之養士則足以得死力以之用閒則足以得敵情其任之久者或至三四十年少者猶不減十餘年故皆得以盡其才當其時則平昔備命將出師殆無虛歲迄於天下大定不知有疆場之憂卒淮甸之地控制邊陲今猶昔也如欲為備禦之計願詔大臣遴選智謀勇果有志功名之士毋問文武毋拘品秩付以一州責其自守凡土地之所出財賦之所入悉以與之俾得自用雖上供之數一無問焉如治陴隍繕器械犒士卒募間謀之類皆得便宜從事其事關國體者然後以聞朝廷為裁其可否而施行之仍諭以久任之意使咸知未遽更代則必悉其心力不為苟且之計矣聞劉豫為虜所執先公上言虜情多變難以過度當嚴守禦以

固吾疆備多遺間謀以招彼携或通奸之使未可遽道順動之計更宜  
緩圖使民心不搖軍聽無異威特重務觀其變然後起而圖之則定  
計審而歸機速舉無遺策矣楊存中往淮南西路採訪事宜欲廢廬州  
并管卡四縣以附舒州徙和州於東關改和州為歷陽縣而合肥歷陽  
二縣并升軍鎮各差兵將屯戍先公上言朝廷欲併省移易州縣之意  
大要不過有三一曰專據形勢要害以禦寇二曰參酌遠近道里以便  
民三曰減罷官吏浮費以足用今據存中等所申欲以廬州一郡四縣  
之地附益舒州則是舍形勢而就僻陋如備禦何欲舉廬州一郡四縣  
之人供輸帥府則是舍近便而趨艱遠如緩撫何今兩淮經兵火之後  
城郭室廬焚毀戶口牛畜散亡見雖招集猶未復業帥司欲行措置茫  
如捕風今處移郡置堡初建官府豈無騷動謂之省費得乎即此三者  
無一可行然參酌事宜權衡輕重緩急先後當有次第竊今之策莫若  
以戍兵為首屯田次之修築城堡以控要害又次之蓋州郡無兵不可

為守百姓無兵不能安其如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  
明帝嘗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祈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  
而孫權築濡須塢累攻不克守將如甘寧等亦能以寡制衆蓋形勢之  
險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可以成功我今有之而反自棄之非良策  
也欲望朝廷特於沿江量遣將卒一二萬人分屯二州使壁壘相望足  
為沿淮一帶聲勢然後廣開屯田使兵民雜耕仍修築東西關之險以  
備固守况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埠下抵江口可通漕運則二州之戍  
兵與其就食沿江初無少異而卷舒之間成效相遠矣隆興初金僕散  
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畫定四事其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割唐  
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金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之人有旨令侍從臺諫  
於後省集議先公條奏今日之勢非惟中國在於速和而虜意亦未嘗  
不欲和也近北使之來書詞雖嫚而卒章情狀略可見矣然又懼我測  
其來意而有輕之心也故倡為大言邀索舊禮儻若直情徑行而不

示以開納之意則邊備未固國力方匱亟與之戰能無殆乎若因其咫尺之書遽爲之屈安知不乘我之怯繼以難從之請不與則廢前功與之其何以爲國爲今之計彼旣欲和理難拒絕當權時之宜與之通好以休兵息民但講好之後益當選將練兵蓄威養銳大修軍政以爲後圖且謂旣許通好則使命不得通但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雖肯從猶有未盡如世稱姪國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考之祖宗與大遼書問儀式亦有不同皆合議定令得允當海泗唐鄧爲兩淮襄漢屏蔽恐絕中原士民歸嚮必不得已寧於歲幣少增其數以厭其貪求但修奉陵寢迎護梓宮當在所先宜於國書中首及二事然陵寢地居河南今欲其以地歸我未必肯從謂宜議定還禁地每因遣使入國恭往陵寢朝謁是時廷臣各有建議而主說不一至十二月湯相思退奏請遣王之望龍大淵等通問發行在所明年正月虜復書大略言四州係本朝內地不當言議外其餘事非帥府所當可否上不欲報而湯相固

請答之進呈上以書詞示弱却不用繼而僕散忠義以未如所欲爲詞遂與志寧分兵入寇自清河渡淮守將魏勝戰死上聞有虜師乃命湯相都督江淮兵馬仍詔荆襄川陝嚴爲邊備湯不行而臺臣奏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庶和議決成於是太學生張觀宋鼎葛用中等七十二人伏關上書乞斬三姦臣而用胡銓金安節虞允文龔茂良等協謀同心以定大計時有白劄子欲車駕幸金陵有旨合議同奏先公奏曰竊惟建康江山險固從昔以爲帝王之都蓋以南控楚越西連巴蜀北接中原最爲形勝今將圖回經畧指揮號令固宜駐蹕於此然兩淮師旅之後藩籬未立自昔所以壯根本而固形勢者一切未備宗廟宮室官舍城壁倉廩營壘皆非倉卒所能辦集民思拯救如在焚溺宜頒詔令以建康臨安猶唐之東西都今雖暫還臨安自此當往來巡幸仍詔有司按求吳晉以來城壘舊迹以次營造以俟駐蹕庶可慰遠邇之望成宋濟之功時淫雨爲沴有傷麥詔從臣陳弭災之術



先公奏曰陰陽之氣行乎天地之間慘舒爲寒燥濕燥爲雨暘氣均則和氣偏則冷雖云天運有數實與人事相符聖人居泰則裁成輔相以保其和遇災則恐懼修省以求其應用能導迎善氣變災爲祥至於卿士之列郡邑之間刑罰失中賦役不平貪夫侵蝕以傷民財暴吏肆虐以戕民命有一於此皆致災之由也在內令風憲之臣彈劾在外令廉察之官按發俾官曹清肅民無冤濫則和氣可召而災害不生矣是時邊境寧謐上下恬熙上圖治甚切乃賜臣下筆札令取當今弊事悉意以聞遂奏聖王之治天下若天地覆載日月照臨一視同仁初無偏係而小智苟得惟務殖私不顧公議妄有干請儻遂其欲實蠹大猷仁宗皇帝闢公王之路杜邪枉之門特詔禁絕內降仰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毋得施行敢以貨賂結托貴近者令諫官御史劾奏陛下躬攬權綱靡容侵撓而貴近循習未盡革心尚事僥求乞從中出若不嚴行抑絕慮啓僭門欲望特降旨揮溥加戒敕敢有違戾竝置嚴科庶知警

惟之言聚人曰財理財曰義義者天下之制也以義爲主而斟酌損益便得其宜則人情允愜事皆可行比者獻計之臣以邊境未寧師旅費廣多以財賦爲言或欲收天下田或欲收諸郡公使或欲罷宮廟差遣或欲貨豪戶緡錢以至括道宮佛祠贍給之餘咸見任待闕寄祿之俸苛細者或傷國體泰其者或拂人情徒爲紛紛而終於不可行矣果何補於邦計哉臣聞仁祖寶元二年賈昌朝上書乞取景德以來迄於景祐凡百用度靡有鉅細校其出入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有不急皆罷省之詔以樞密直學士張若谷右諫議大夫任中師右司諫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裁省以聞琦言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今多事之時減省之計實爲先務欲望聖明稽寶元詔旨命官詳校凡百浮費無問鉅細一切罷去庶幾蠹弊悉除邦計寔阜仰副陛下崇儉國本之意時朝廷集議奉上太上皇

帝太上皇后尊號先公奏曰臣之事君子之事父所以崇報推美之心豈有窮已然自堯舜三代以來能盡事君事親之道爲天下萬世臣子之法者一本於禮而已禮之所有不敢以不盡禮之所無雖毫髮不敢有加焉謹按三皇稱皇五帝稱帝旣已兼三皇五帝爲之名而天下之父則曰太上皇帝尊之至也唐明皇不考於義乃以白帝爲循常之稱遂加以開元聖文武之號違禮悖義先儒固已非之逮神宗皇帝始毅然不受遂爲萬世法自是累朝遵奉以爲故事子孫所宜世守而勿失也臣願陛下事親之孝無一不合於禮而太上皇之盛德全美益昭著於天下惟聖慈裁鑿之隆興初臣寮奏乞將改秩關陞薦章權行寢罷朝廷集議施行先公言法弊則廢法法不弊而人自弊之則其責在人本朝自太祖以來惠州縣幕職丞簿尉之官繆濫者多故內自翰林學士外至監司長史皆許薦舉升改中間惟歲月久近員數多寡時有損益而薦舉之制則未嘗廢今若患其奔競而欲罷之何異因噎而廢

食甚不可也欲救斯弊莫若必行連坐之法然犯人事覺舉非臨時陳首欲以徼幸免罪是立法雖嚴而行法太恕此致弊之大者宜遵用舊制不許自首量其輕重削秩停任仍按太中祥符詔如年終無舉官狀即具奏聞當行責罰廢幾併革不舉之弊而無變古之譏矣時有詔起楊存中爲江淮荆襄宣撫使遂奏云比者陛下視師江許號令一新天下方注目以觀傾耳以聽凡所擢用悉宜得人况欲盡護群雄兼領數路大柄所寄尤當審圖國家安危在茲一舉夫欲成天下之大功當有以服豪傑之心慰遠邇之望存中已施之効不待臣等具陳頃以權勢太盛人言籍籍陛下曲示保全俾解軍政實仁聖始終之遇人臣莫大之幸也今復授以此任事權益重豈惟無以慰海宇之情恐非所以全之也上曰若不肯書讀當具誰可爲者會劉寶王權叙用先公復奏云此二人得罪之由竝以久持兵柄積有大戾寶則貪林刻剝贖亂軍政權則庸懦喪師幾至誤國頃以臣僚論列罪狀顯著太上皇帝奪寶節

旄投之散地權則貸命除名永不收叙中外聞之莫不欣快今陛下初  
登大寶正當大明賞罰激勵將士乃首以貪贖刻剝喪師誤國之人實  
之軍伍示以復用臣不知兩淮將士聞之何以激勵且謂朝廷初政威  
令如此豈不相視解體甚失陛下修政攘狄圖復境土之意也孝宗皇  
帝臨御之初首詔講讀官宿學士院燕見咨訪甚悉時先公啓陳皆切  
治體如嚴用例之弊革內降之恩去浮冗之費曾任三衙管軍大將總  
領鈐轄者使各舉將才限一月奏聞堂除差遣宜省歸吏部許長吏辟  
除益清中書之務非統兵戰守官不得接請真俸其蔭補文武官宜各  
依本色毋令求奏文資妨右武之義臣僚得致仕遺表恩降不宜許奏  
異姓使得與高貲爲市平生素疾倖冒職或遇之未嘗少置又嘗進言  
廣薦舉嚴賞罰文臣轉行奉直朝議不許用賞磨勘武臣自觀察承宣  
節度使太尉開府不許越次超遷及作一官轉行至於久任將帥以謹  
邊防推行營田以省轉輸務本力農以廣播植凡見之施行者皆所建

明也李唐卿始因禁中作過降充祗應內品雖大赦永不收叙仍不得  
充入內省准旨揮竝與叙復元官除落過名不理遺闕先公執奏李唐  
卿昔之被罪如此其嚴今之蒙恩如此其渥未詳其故成王之告君陳  
有曰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夫中者無  
過不及之名非但施諸行法宥過而已欲望睿斷將李唐卿元犯旨揮  
更賜詳酌施行又論王繼先罪惡積稔不應用赦恩從便成彥忠以遙  
郡刺史不應以日前恩賞併轉兩官李珂係潛邸舊人曩以上書補官  
資格甚卑不應驟除編修恐虧大體凡權勢顯貴有申請不合條令者  
必論奏無所避上嘗對大臣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罷上面勞曰近日  
都不見卿繳駁有所見但繳進朕無不聽上初在建邸龍大淵曾覲爲  
內知客遭遇恩寵後即位授大淵樞密副都承旨曾覲帶御器械劉公  
度時爲諫議大夫累疏論大淵等憑恃恩遇變亂是非且云毋使替御  
干預樞筦詔大淵除知閣門事覲權知閣門臺諫相繼論列奏入不出

聖意未回宰相逆知先公必以爲言乃因鄉人之在朝列者私以語之曰儻書行此或暫在告卽有政府之除先公首卻不納亟論奏謂舜稱堯有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夫堯以如神之智其臣莫及猶不恃乎已而樂從乎人况進退小臣豈係輕重何必拂諫諍之忠言哉天下之公議乎臣於大淵覲功過初不詳知但見縉紳士民莫不指目又聞臺諫相繼有言今大淵罷都承旨覲罷帶御器械竝以閣門處之論職事則捨劇而就閑論班次則皆超遷矣反因紛紛擢實此地議者謂陛下自卽位以來凡臺諫有所彈奏雖兩府如葉義問大將如成閔以至侍從要官欲罷則罷欲貶則貶一付公論畧無適莫獨於二人乃爲之遷就諱避殆非堯稽于衆舍己從人之義也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恐中外紛紛未止也上怒謂金某扇動群議命宰相宣示御札諭以在太三持小事不敢如此乃抗章自劾益以職守所在思效其愚伏望聖度無吝或末

必遽加誅戮卽乞重行寬責以明邦憲以警官常兩得旨無罪可待越日乃降出給舍繳章有旨給舍未知功過臺諫只是防微罷劇就閑已允公議尚茲繳回可特依張魏公趨朝語於衆曰金給事眞金石底人不可干以私力薦先公可爲執政時以論列曾龍事正忤上意不果遷未幾拜兵部侍郎先公久欲去位至是或以爲非遷勸其決去曰若爾乃躁也事君之義不當如是越數月乃丐祠凡四上皆降詔不允執政者亦爲之言乃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時胡濬庵銓居後省亟行繳奏臣聞書曰圖任舊人共政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金某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臣嘗兩奉聖訓決不令其去位臣切喜抃謂陛下納諫之誠遠迨堯舜貪賢之美不減湯武臣退而書之以爲萬世美談玉音在耳忽除金某職名宮觀臣實未喻陛下直以金某年當致仕遂聽其請以漢張蒼七十餘不當爲柱下史唐張柬之八十不當爲宰相况國朝富弼文彥博皆八十餘尚不聽其去金某髮未

凋筋力尚健究心職事愈於丁年憂國之心不在衆後豈可遽令引去  
陛下留之經筵亦何不可如臣等輩不及金某遠甚金某引去臣輩胡  
顏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上從所奏繼而先公又伸前請上曰前日以卿  
請不已姑勉從耳後有繳留雅合朕意臺諫亦來留卿卿其安職隆興  
二年正月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識鑒精明流品一清首論銓曹用例  
之弊謂聖制以道立法頒之有司考驗稽決悉有定制但推行之際或  
有未合條令難以拘文則當爲之申明事體相類可援爲比則宜許之  
用例所謂例者非有所增損而爲是贅文也推原法意而使歸於全備  
耳闕時寢久類例猥多居官者不能盡察爲吏者得以爲市宜其滋弊  
不可勝言比年以來吏員衆多而闕不足以處之雖朝廷除授不能不  
使之待次而士夫亦資之無敢缺望以負多闕少其勢固然也或遇遷  
改事故則後來皆得次第之任雖躁進者不容越次以爭先恬靜者亦  
不憂及期而見奪故旣得一闕則安心以待之近或不然每遇遷改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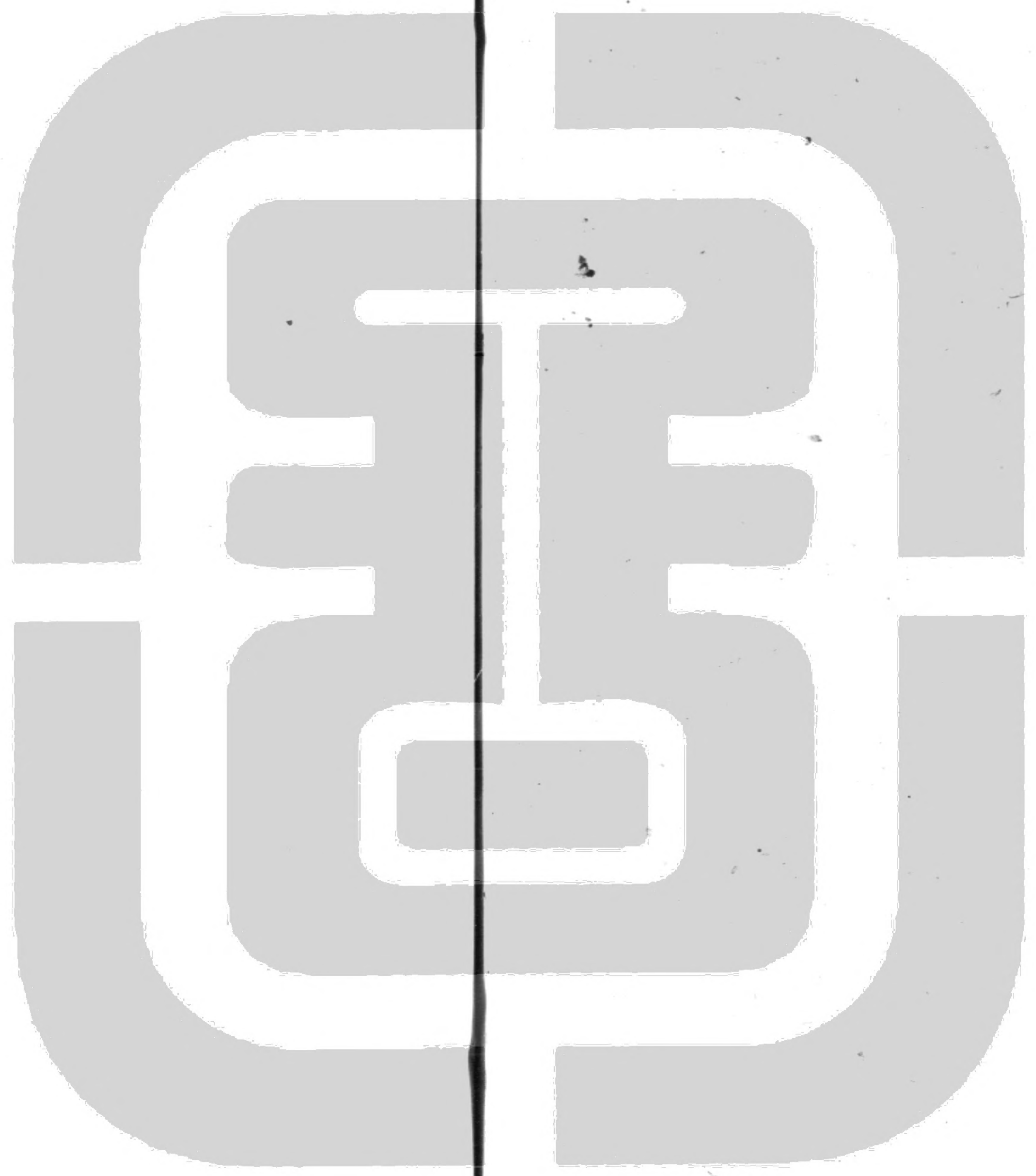
故別差人衝替使未嘗待次者遽得見闕而先授者却令改替仕進者  
始不安其分矣聖明深知其故特降旨揮應在外堂除已若待闕人內  
事故闕竝不許着人承填蓋以玉音示下使不得容私於其間也臣愚  
欲乞應在外堂除去處如見任及待次入別省差遣者亦依事故闕令  
已授入次第之任庶幾授受之際悉歸至公人無覬覦各安其分四月  
除吏部尚書時議者欲鑄鐵錢與銅錢竝使乃奏云鐵錢之議本爲銅  
寶之乏而設今廉按之司監掌之吏不得其人竭膽水之利而求羨以  
規賞剝銅戶之直而侵漁以規利所得銅寶頗虧舊額是銅之乏乃官  
吏之弊非錢法之弊也官吏有弊而未革錢法無弊而欲更乃謀鑄鐵  
以爲錢是豈理財之良策說者乃謂祖宗朝常用銅鐵中半矣殊不知  
因唐末五代之亂無所取銅或鑄以鐵故國初因之莫遑遽革厥後知  
民間不便乃令專用銅錢則銅鐵中半非得已而不已也今欲鑄鐵錢  
施之沿邊沿海將以救銅錢出塞越海之弊誠恐銅錢蓄於有力之家

秘於窖藏之室未易盡收此雖益重其法以禁其往彼必倍增其直以募其來是驅銅錢以富塞外之人而使吾民忍窮宿怨以用鐵錢也豈有拂民之情奪民之利以資姦豪而不失其心者乎凡所論奏忠誠激切不惜盡言自是請謝事益力章屢上不允且頒詔俾安厥職抗章七上辭情懇至不可遂留詔以敷文閣學士轉一官致仕賜對衣金帶鞍馬時去郊祀不遠特許奏薦不降等恩澤與其姪承受及陞辭之日上曰卿且暫歸旦夕復召卿目送久之見其官服止繫帶復命之回從容問勞曰卿尚未佩魚特以金賜卿去都之日自從官而下送者數百人皆相與歎羨以為中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其比道傍觀者如堵皆言可惜此老子去其為時所重如此上復謂宰相曰金某去可諷諭之曰晚當再召用先公既歸未幾太學生許衍等百餘人伏闕上書乞召用及從官臺諫以為請者相繼不絕在法致仕尚請俸給之半公獨一無所取生理蕭然所入不繼僅有伯祖通奉義撥之田以給家食退居

凡七載恬靜自處無異於常布時暇日則杖屨自隨涉近郊徜徉於葆真山下超然自適每對客曰臣之事君當致其身今既謝事則此身方為我有家居不事杯酌或親故厚善者過訪清談盡日以貧自樂出處不渝至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有一日以疾終于正寢了然不昧如悟死者此皆平時學力所到享年七十有七官至中奉大夫遺表聞贈通奉大夫爵休寧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諡曰忠肅淑人張氏後先公八月奄棄累贈和國夫人子二人長補文林郎四川總所幹辦公事次侃朝請大夫通判揚州女二人長適宣教郎汪擇善次適迪功郎汪潢孫四人簾朝請大夫通判瑞州箠承直郎泉司檢踏官箴通直郎吉州太和縣丞簡文林郎廣東市舶監官乾道八年春奉遺命與夫人張氏合葬于縣南葆真山祖塋之左葬之日家無贏資遂鬻所賜金帶以奉襄事先公天性樂易襟度坦夷凡所論事根本教化尤為得體與兄相友愛畧無間言比郊恩奏兄之子與所居屋廬僅

蔽風雨獨喜誦書多至夜分年雖高而益精明或問其故先公曰平生  
不喜言禪又不善導引但少思獨宿耳與人交開心見誠喜愠不形於  
色被容接者深以為榮人或負已亦不與較所居雜委巷中嘗有顯者  
戒謁久無應門徐自屏間受刺而出就其僕使傳茗器其人退而悅服  
西蜀人士有過者云吾鄉至以比司馬公里有或為過舉者必曰金夫  
子無乃聞之輒縮胸不敢為後進尊其德行為立生祠於縣庠其正色  
立朝不事詭隨職守所在必有建明至於君德之闕遺時事之得失人  
所不敢言者必盡言無隱嘗曰自昔士大夫始進多務迎合稍如意則  
患得患失不復能副前言以此為人主厭棄未有委富貴潔去就而見  
輕於時者也蓋其持論素定故自小官則號恬退曾不以富貴易其所  
守每於榻前論事則忠直鯁亮毅然有不可奪者其在瑣闥封駁尤多  
嘗面薦晁公武龔茂良可為臺諫率皆稱職又薦汪龍溪藻程顯學邁  
可備論思之列後皆為時名臣又薦汪龍學勃可備親民程龍圖大昌

可備文學凡薦引人才主公議陰為獎掖未嘗示恩於人以故人多不  
知始權鄭曹為當軸者所抑及居副端有疏其短者卻之不受晦庵朱  
文公有書答汪伯真云尚書金公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晉拜於臨安俯  
仰十有七載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謦欬者起敬起慕  
甚矣其為當世所推重如此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奏議十卷表疏一  
帙周易解僅存情乎餘文散落諸父家未能裒集歸一又恐歷時浸遠  
後之子孫不知先公遺事遂泯沒而無聞謹叙錄其始末以為家傳云



卷七十三

十八

環



卷之三